明清时期南运河区域的号子

岳广燕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明清时期南运河区域的号子因运河畅达而繁盛，它是南运河区域特定群体在劳动过程中创作并作用于生产劳动的文化累积的产物。南运河区域号子根据劳动环境不同主要分为夯（硪）号子与船工号子，其呈现出自发性地域性交融性、技术指向的明确性及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等特点。在互动的仪式中，南运河区域号子体现出整合、导向、转化的功用。

关键词：明清；南运河；号子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10(2021)03-0018-04
DOI:10.13834/j.cnki.czsfxyxb.2021.03.006

运河号子是运河区域特定群体组织的价值判断及处理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和途径。运河号子通过音乐的节奏和特定的言语唤醒人们共同心理程序的统一。共同的关注机制和情感连带产生群体成员身份符号认同与群体团结，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唤醒参与者的神经系统，激发情感力量，形成群体情感共鸣，使自己感到与集体相连，促使人们主动进取。运河号子作为一种赋予结构的媒介物、符号与仪式，它是一种“互动仪式链”，具有整合、导向、转化的功能。小范围的、即时即地的面对面互动，它将揭开宏观社会变迁的某些密码。[1] 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变迁原因不仅包括外部文化接触、文化借用与外部地理环境变化，而且包括内部文化累积和文化创新。[2](P136) 南运河区域号子正是时空延续与融汇的产物。

一、南运河区域号子概述

号子又称劳动号子、哨子，它是人们在集体劳动时为汇集力量、协调合作而产生的一种民间歌曲，它体现出劳动人民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创造。一般而言，号子应用于工程、船渔、搬运、作坊、农事等的劳作中。号子由来已久，据记载：“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尚书·皋陶谟》）[3] 这是传说中帝舜与皋陶互相吟唱的歌谣。据《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4] 这描绘出先民们通过“呼喊——回应”喊号子模式集体搬运巨木的场景。随着劳动生态环境的变化，号子表现形式也具有时代性，明代诗人瞿佑在《沧州城》一诗中写道：“沧州城，城何高，城上楼橹城下壕。……但见运河绕郭流滔滔。高桅大柁长短篙，自南向北连千艘。漕夫叫噪挽卒劳，朔风刮面穿重袍。”[5] 该诗展现了南运河区域沧州城一片繁忙的场景。“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欣闻号子歌。”这是运河繁盛之时，号子响彻运河的画面，直至清末运河衰落，运河号子失去了其依存的劳动环境，逐渐走向衰落。

南运河流经的临清、夏津、武城、清河、德州、东光、景县、泊头等地均有运河号子。南运河区域的号子根据劳动环境的不同主要分为夯（硪）号子与船工号子。夯（硪）号是人们在工程建设、维护的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号子。南运河区域的夯（硪）号如德州《东北风》《十针扎》《十字花》《落莲花》和《七星北斗》，武城县《紧两夯头》，夏津县《天硪号》，[6](P4) 清河《麻雀打食》《一朵荷花满池红》《花花落莲花》，景县《十八扯》，泊头《劝善号》《小莲花号》，东光县《猜花》等。[7](P2) 夯（硪）号由大号、小号、川号三类组成。根据打夯的速度采用不同的夯（硪）号，大号适用于打夯速度较慢、节奏较自由的情况下，如德州大号：

收稿日期：2021-06-26
作者简介：岳广燕（1984-），女，山东聊城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7 级在读博士研究生，邢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领)怎(哎)么叫来怎(哎)么应了,(合)俩哈嗨呀呀外哎哎哎嗨哎嗨嗨。”[6](P87) 小号反映较为匀速的音乐节奏,如德州小号《十针扎》(又称《插花鞋》《巧女刺绣》):“(领)(哎)大清国的女儿真(乃)可夸(哟),(合)哎哟哟怎么样了,(领)(哎)心灵手巧她学会了十针儿扎,(合)哎嗨哎嗨哈嗨哈……(领)(哎)一针儿扎扎的是玉皇爷的灵霄宝殿,一条金龙盘玉柱(哟),(合)哎哟哟怎么样了,……(领)(哎)八针儿扎扎的是天上跟的、水里困的、扒条扒的、大(呀)木吒,(合)哎嗨哎嗨哈嗨哈。”[6](P88) 川号所表达的节奏体现紧张的劳动场景,如德州川号《七星北斗》:“(领)七星(噢)北斗(噢),(合)呀呼嗨哟嗨,(领)勺(哎)子星了,(合)呀呼嗨哟嗨,(领)过了(那个)春夏(噢),(合)呀呼嗨哟嗨,(领)到秋冬(哪哈),(合)哼呀嗨呀哪哈咿呀嗨。”[6](P98)

船工号子是船工们在船只起程、行驶、停靠时为了保持协调一致而形成的劳动号子。由于劳动工序精细,劳动方式也趋向于多样化。船工号子主要包括打锚号、打篷号、拉纤号、撑篙号、摇橹号、警戒号、联络号、出舱号等。据高建军《山东运河民俗》,锚是一种铁制工具,船头船尾分别有头锚、艄锚,另有航行中开饭或临时停船的饭锚,船工们在船上往上拽锚时唱的号子即为打锚号;打篷,又叫升篷,船工们升篷时唱的号子即为打篷号;拉纤,又称跑滩,船在逆水上航时,船工们到河滩或河岸上拉纤,拉纤时所唱的号子即为拉纤号;为保证船只顺利而又较快进入正常航行时,船工们用肩顶着篙,向船后撑去,船向前开动,撑篙时所唱的号子就是撑篙号;警戒号,主要适用于夜晚或大雾天,防止发生危险而唱的号子;联络号,是船上与船下、船只间进行联络的号子;船只到达目的地,靠岸停下,船工们将船只载运来的货物卸下来时唱的号子即为出舱号。[8] 南运河区域的船号有德州一带的《挂钩号》《撑篙号》《摇橹号》《打篷号》《打冲号》《打锚号》《拉纤号》《联络号》等。[6](P6)

二、南运河区域号子的特点

运河是中国古代王朝为实现国家宏观调控与完成特定漕运任务而开挖形成的交通线路,它是经济、文化资源的集合体。运河廊道为人类迁徙、物资交流提供了有力保证,它是实体运输与文化交融的载体。“人类社会成为一个‘过于人类化’的复杂体系,如同一块‘社会组织物’,上面纵横交错着相互依存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不是可以根据个人的主观决定来左右的,因为它们是由一些社会机制控制、调节和维持的。”[9] 某一整体或社会中各子系统或行动主体之间的一种协调、合作和有序的交换关系,形成社会整合。[10] 社会整合“通过制度、组织、价值体系等连接纽带把各种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11] 南运河区域的号子在内外驱动力的作用下,实现水平与垂直的整合,其呈现出自发性地域性交融性、技术指向的明确性及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等特点。

(一)自发性、地域性与交融性

南运河区域号子呈现自发性。其唱词以衬词为主,反映出自发与朴素的文化色彩,它的产生与流传并未经过专门的思维加工和有目的组织,而是在社会实践中通过不自觉的交往与沟通而形成的。南运河区域号子采用即兴创作、一领众合的形式,使用简单的号词发出劳动指令,如临清《下航号》:“(领)喂啦啦!(合)嘿!(领)喂啦啦!(合)嘿!(领)好哇哎!(合)嘿!(领)好哇哇哇哎!(合)嘿!(领)喂嘿啦哎哟!喂!(合)喂!(领)哟哇!(合)嘿!(领)哟!(合)嘿!(领)嗬!(合)嘿!(领)哇!(合)嘿!(领)外嘿呀!(合)嘿!(领)哎!(合)嘿!(领)哦哟来哟哦!(合)嘿!”[6](P144) 由此可以看出,整个号词中衬词有喂、啦、嘿、哇、哎、哟、哦、嗨、呀等语气衬词,朴素自发的号词中蕴含着互动的仪式。

南运河区域号子具有地域性。“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12] 运河号子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南运河区域号子音乐旋律呈现出地域性,以德州为例,德州运河号子常常在平稳级进的旋律中穿插进四、五度或者七度、八度的大跳,这与德州方言粗犷、硬朗的语调特点正好吻合。德州运河号子中下行四度、七度音程的运用体现了德州方言中下行去声字应用普遍的特点,使得船号具有鲜明的德州地域特色。[13](P91)

南运河区域号子具有交融性。交融性的产生源于文化的传播,传播是文化形式的借用或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变动。[14] “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互动过程中,一种文化接受另一种文化中的某种或某些文化特质,并可能进行某种形式的修正,以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2](P136) 运河连接燕赵、齐鲁、荆楚、吴越文化圈,它是文化因素转移的重要通道,各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种文化在运河线上聚集，运河号子就具有了交融性的特征。明清时期，各地商帮、江湖班社、民间艺人等在德州运河区域开拓市场，建立会馆与戏楼，将家乡音乐、戏曲等艺术形式与德州本土音乐形式不断融汇，使其呈现出开放交融的形态。[13](P91) 此外，京杭大运河不仅作为水利工程连接南北，而且促进了南北音乐的传播与交流，山东运河号子沿着运河来到北京，在北京通州留下了山东音乐的印记。[15]

(二)技术指向的明确性

技术是主体作用于客体并在实现主体目标进程中掌握的活动方式的总和，它是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工具性与价值负载性、自主性与社会建构性的统一。技术是人的主观思想作用于外部客观世界的桥梁，技术的后果和影响内在于技术系统中，具有自我发育、自我增长的内在动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达到物质产品的创造与生产。[16](P262) 南运河区域的号子反映人与自然的互动，互动仪式中的号子蕴含着技术指令、技术力量、技术步骤。

南运河区域号子蕴含着丰富的技术指令。大运河船工号子中的领词与合词多以呼喊类衬词为主，这些衬词反复出现在领合的唱词中，但领词中也有少部分实词出现，而这些实词中包含着劳动指令或者劳动步骤。运河号子中以语气词为主，加入“拉住了”等实词，对船工们的劳动工序发出指令，如武城《拉船号》：“(领)哟嘿拉住了嘿！哟号拉住了哇！(合)嗨哟了嗨呀！(领)哟号拉住了哇！(合)嗨哟了嗨呀！哟拉住了哇噢嗨哟外！(领)哟哟，(合)嘿，(领)嗨哟，(合)嘿，(领)哟哟，(合)嘿，(领)嗨哟，(合)嘿！”[6](P142) 整首号词领部出现 3 个“拉住了”，合部出现 1 个“拉住了”，其他为语气衬词。另外，德州《挂钩号》《打篷号》《拉纤号》中也以语气词为主，含有“拉住了”等词，如：拉住了、往前看好了、外抓好了，把要倒、拉住了、倒把哟，拉住了、拽住了，等等。[6](P126) 这些号词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指向。

南运河区域号子以语气词为主，加入“用力打”“力气长”等实词，旨在强调作为技术主体的人在劳作中投入技术力量，如武城夯号：“(领)打到这里换了号，(合)哟上了嗨，(领)一夯头换了俩(哎)夯头(哇)，(合)哟哎哎哎哎呀哈嗨呀了哎，(领)拉紧绳(哎)用力打(哟)，(合)哟上了嗨，(领)打好(外)地基(耶)年岁长(哎)，(合)哟嗨嗨嗨嗨呀哈嗨呀了嗨。”[6](P99) 号词中蕴含着技术力量的转化，“拉紧绳、用力打、打好地基年岁长”体现了夯工们的技术指向、投入力量、技术结果。运河夯号、船工号子中以衬词为主，加入“不要慌、不要忙、力气长”等实词，不仅有身体力量的要求，更有精神力量的支撑。泊头《拉纤号》：“(领)一不要慌来，(合)咳哟的咳呀哟！(领)二不要忙，(合)咳哟喽咳呀哈！(领)二要(那)兄弟哥们，(合)咳哟喽咳呀！(领)要力气长噢，(合)喂呀嚎！”[7](P93) 该号词中领号者“一不要慌来、二不要忙、二要兄弟哥们力气长”的号令，从心理上不慌张到身体上的力气长，船工们靠着精神与用力上的技术方法，协调拉纤的节奏。

南运河区域的船工在长期的内河航行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技术操作步骤。“技术活动受到技术主体的实际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的强烈作用。”[16](P262) 法国哲学家让·拉特利尔指出：“技术一般来说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累积性的。”[17] 技术是人们在实际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系统化的知识，在泊头《撑船号》中领号者通过“都下篙、你着劲撑、往后走、下抬篙”[7](P94) 等实质性的技术要领，让大家齐心协力，控制节奏，从而完成这一撑船步骤。

(三)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社会文化是由基层民众创造、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并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文化活动或文化现象。卡西尔认为，“人——符号——文化”是三位一体彼此依存的混合体，人的突出特征是他的劳作，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进行表意的活动，人类活动体系规定或划定了人性的圆周，人类活动体系中的语言、艺术、历史等构成这个圆周的各个扇面。[18]“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固定性和公理的性质。”[19] 运河区域的号子由历史、社会与文化长期积淀而来，“大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民众所创造、遵循、延续的文化，它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系统。”[20] 南运河区域号词多层次多角度反映人们日常生活，其内容从传统节日到百姓上香，从神话人物到普通民众，从动植物到金属物品等。

南运河区域的号子取材于传统节日及普通百姓的上香活动。传统节日及普通百姓的上香活动属于一种仪式，仪式是由文化传统所规定具有象征性与表演性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既可以是神圣的又可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通常被功能性地定义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过渡、强化秩序与整合社会的方式。[21]以传统节日为素材的船号，如夏津《开舟号》："(合)嗨呀嗨嗨呀嗨嗨呀嗨嗨呀，(领)正月里(呀)正月正(啊)，(合)嗨呀哈嗨呀嗨呀哈嗨呀，正月十五闹花灯(来)，(合)哎嗨哎嗨哎嗨哎嗨哟来。"[6](P143)该号词描写的是传统节日——元宵节，每年的正月十五庆祝元宵节，以"闹花灯"作为传统习俗，展现的是热闹、欢快的节日场景。运河号子以上香为主要情节，如德州《运河花号》："姑嫂二人去降香，嫂子降香为的儿女，姑娘降香为情郎。嫂子降香回家转，姑娘烧香藏在庙房。姑娘和情郎那定好，借着降香会在庙堂，二人双双来下拜，约定终身神灵在上。海枯石烂心不变，白头到老百年长。"[6](P130)这首号词描写了母亲为儿女、姑娘为情郎去上香的场景，体现的是世俗化的社会现象。

南运河区域号子取材于人物故事。就普通人物而言，如夏津小号："(领)说了个大姐才十六，(合)哟上嗨，(领)南边(那)地里摘毛豆，(合)哟哟哟哟上嗨。"[6](P102)整首号子讲述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一位十六岁的大姐，在南边地里摘毛豆的场景。就民间故事人物而言，如德州《十针扎》片段："(领)(哎)六针儿扎扎的是杨六郎把守三关，萧天佐、萧天佑、达尔和尚和孟良，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谁人(哪)不怕他。"[6](P90)这首号词描写了民间故事里的人物杨六郎、萧天佐、萧天佑、达尔和尚、孟良等。

南运河区域号子以动物、植物、金属为对象进行演唱。以牛作为内容进行演唱的号子，如静海打夯号子《高高山上一头牛》："(领)高高的山上，(合)咳，(领)一(啦)头(的)牛，四个蹄子，(合)咳哟了哎呀咳！(领)两个犄角，四个蹄子，(合)咳哟了哎呀，(领)分了八瓣(呀)，(合)咳哟了咳呀，(领)哎咳啦我的咳呀，(合)咳呀啦！咳呀！"[22]以花名作为内容进行歌唱的号子，如泊头《小快号》："(领)丈八的长枪(哎)乌(喂)木杆来，(合)咳一溜莲花，咳一溜莲花，(领)起名儿就叫它一(也)道子黑呀。(合)咳咳这个哟咳，三朵花儿开也，七不愣登咿呀咳，八不愣登咿呀咳，一对对莲花花也未从开也这开也。"[7](P148)以金属铜作为内容进行唱词的创作，如夏津《慢号》："(领)高高(外)山上(哎)一块铜来，(合)会会来，(领)风吹(耶)雨打(耶)放光明来，(合)会会来。"[6](P101)

"日常史学家往往偏爱细小的微观史学研究，对结构与过程，常常也对专业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抱着怀疑态度，偏好经历、最好是口述的经历，喜欢进行充满同情而缺乏概念的描述，继续去发现与照亮历史现实的角落。"[23]运河号子是一种文化符号，"我们之所以可以把握符号，是因为符号总是以简练的形式来表达它背后的深层涵义。"[24]运河号子记录着运河区域文化累积与社会变迁。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人们尽可能地将传统的文化传递下去，保持其最大程度的连续性，并使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断提高，实现文化积累、创新与发展。[25]

参考文献：

[1] [美]兰德尔·柯林斯著. 林聚任译. 互动仪式链[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 张岳，熊花，常棣. 文化学概论[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3] (清)皮锡瑞撰. 盛冬铃，陈抗点校. 今文尚书考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刘文典撰. 冯逸，乔华点校. 淮南鸿烈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王爱军. 魅力沧州[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

[6]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C].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2000.

[7]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北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北卷[C].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1995.

[8] 高建军. 山东运河民俗[M].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

[9] 李友梅. 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10] 周怡. 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1] 庞玉珍.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新型整合机制的建构[J]. 社会科学战线，1999，(3)：206-211.

[12] [美]E. 希尔斯著. 傅铿，吕乐译. 论传统[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3] 解淑红. 德州运河号子的音乐特征与地域文化特色探微[J]. 德州学院学报，2014，(1)：91-95.

[14] 王铭铭. 文化变迁与现代性的思考[J]. 民俗研究，1998，(1)：1-14.

[15] 周青青. 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1)：83-88.

[16] 黄志斌. 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17] [法]让·拉特利尔著. 吕乃基译. 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下转第 128 页)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Flipped Classroo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ZHANG Pei[1], XU Long[2], SHEN Qian[3]

(1.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22, China;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22, China;

3.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2, 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POC flipped classroom to the teaching of internal medicin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 make up the weaknesse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enhance the interes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learning, strengthen real-tim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u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medicine teaching and clinical compete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use of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promotes effectively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Flipped Classroo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eaching reform

[责任编辑:张胜广]

(上接第 21 页)

[18]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 甘阳译. 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9] [苏]列宁. 哲学笔记[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0] 吴欣.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N]. 光明日报,2018-02-05(14).

[21] 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2]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天津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天津卷[C].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2004.

[23] [德]于尔根·科卡著. 景德祥译. 社会史——理论与实践[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4] [美]苏珊·朗格著. 刘大基译. 情感与形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5] 张岳.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

Chant in South Canal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UE Guang-y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ant in the South Canal area flourished because of the propriety of the canal. It is the product of cultural accumulation created by specific groups in the South Canal area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and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working environments, the regional chant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e ramming chant and the boatman chant, which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ntaneity, regionalism, blending, technical direction and diversity of social culture. In the interactive ceremony, the chant in South Canal area embodies the function of "integration, guidance and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outh canal; chant

[责任编辑:张胜广]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